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東軒筆錄

〔宋〕魏泰撰



唐宋史料筆記叢刊

東軒筆錄

〔宋〕魏泰撰

李裕民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6¹/₂ 印張·110 千字

1933年10月第1版 193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1,000 冊

統一書號：11018·1214 定價：0.74 元

點校說明

東軒筆錄，是魏泰記載北宋太祖至神宗六朝舊事的筆記。

魏泰，字道輔，晚號臨漢隱居，襄陽人，生活在宋神宗、哲宗、徽宗時期，與王安石、王國、王雱、黃庭堅、黃大臨、徐禧、章惇等交游，博極羣書，長于詩文，年輕時恃才豪縱，曾因一時氣忿毆打主考官，未能考上進士，以後一直隱居。徽宗時，章惇推薦他作官，竟拂袖還家。他的姐夫曾布，是王安石變法的主要助手，後因反對市易法，與呂惠卿鬧僵，被貶，元祐後又重新執政。魏泰的思想傾向頗似曾布，對變法持一定的批評意見，對王安石肯定居多，對呂惠卿則痛加揭露貶斥。魏泰的著作有東軒筆錄十五卷、續錄一卷、臨漢隱居詩話一卷、訂誤集二卷、書可記一卷、襄陽題詠二卷、臨漢隱居集二十卷、襄陽形勝賦等，今存者唯筆錄、詩話及詩四首。

東軒筆錄所記以仁宗、神宗兩朝事居多，由於魏泰常與上層人物交往，熟知內情，所記當時歷史尤其是王安石變法，有重要參考價值。書中記載的呂惠卿與王安石書，是了解呂、王關係的重要材料。卷六所記曾布與王安石事，說明曾因反市易法被黜後，與王仍有

交情，並未發展到勢不兩立的地步。書中對貪污賄賂、趨炎附勢、狼狽爲奸的現象時有揭露。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在卷十中記載了宋英宗打擊報復、庇護皇親的事實。此書所記亦有一些失實之處，舊聞證誤、容齋隨筆等書均有駁正。總的說來，在宋人筆記中，它還是史料價值較高的一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三朝名臣言行錄引本書達二十六條，在二百二十五種引書中，居第五位。

東軒筆錄的板本主要有：

一、明嘉靖沈敕楚山書屋本，北京圖書館藏，湖北先正遺書本即據此影印。書前有元祐九年自序，爲它本所無。北圖本序後有很淡的朱書小字一行：「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鋪刊。」可見，此書所據爲南宋刻本，又書中凡遇宋帝，均另起一行，尚保持宋本格式，但宋帝之諱已不回避，這當是明刻時所改。

二、稗海本，編次與嘉靖本略有不同，書末「真宗與北蕃和約」條爲嘉靖本所無。叢書集成本即據此本排印。

三、四庫全書本，編次同稗海本，文字亦多與稗海本同，少數與稗海本、嘉靖本不同。

四、筆記小說大觀本，編次同稗海本，內容多與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同，少數有異。

此外，有說郛本（宛委山堂本、傅增湘校明刻本、商務印書館本），僅一卷。今以嘉靖本

爲底本，與稗海、四庫全書、說郛諸本對校，並參校類說、宋朝事實類苑等書。又從宋朝事實類苑、棠陰比事、永樂大典、皇宋書錄、事文類聚前集、羣書類編故事、錦繡萬花谷後集、舊聞證誤中輯得東軒筆錄佚文十六條、續東軒筆錄一條，匯爲「佚文」，附在書後。

書末附錄各家著錄及題跋、有關魏泰的材料、參校書目及簡稱。

本書的校勘，曾得到葉仲英同志的幫助，在此表示感謝。點校中的錯誤，請讀者指正。

點校者 一九八二年六月一日

東軒筆錄序

余居漢陰之鄧城縣，縣非驛傳之所出，而居地僻絕，其旦暮之所接者，非山林之觀，則田峻之語，捨此無復見聞矣。思少時力學尚友，游於公卿間，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雖老矣，尚班班可記，因叢摭成書。嗚呼，事固有善惡，然吾未嘗敢致意於其間，姑錄其實以示子孫而已，異時有補史氏之闕，或譏以見聞之殊者，吾皆無憾，惟覽者之詳否焉。

元祐九年上元日，臨漢隱居魏泰序。

東軒筆錄目錄

序	一	卷十	一〇
卷一	一	卷十一	二三
卷二	一五	卷十二	三五
卷三	二六	卷十三	四七
卷四	四〇	卷十四	五四
卷五	五三	卷十五	六七
卷六	六四	佚文	六七
卷七	七六	附錄一 各家著錄及題跋	八三
卷八	八八	附錄二 有關魏泰的資料	八八
卷九	九九	附錄三 參校書目及簡稱	九三

東軒筆錄卷之一

太祖皇帝得天下，破上黨，取李筠，征維揚，誅李重進，皆一舉蕩滅，知兵力可用，僭偽可平矣。嘗語太宗曰：「中國自五代以來，兵連禍結，帑廩虛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廣、江南，則國用富饒矣。今之勅敵，止在契丹^(一)，自開運以後，益輕中國。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爲我屏翰，俟我完實，取之未晚。」故太祖末年始征河東，太宗卽位卽一舉平晉也^(二)。

錢俶初入朝，既而賜歸國，羣臣多請留俶，而使之獻地。太祖曰：「吾方征江南，俾俶歸治兵以攻其後，則吾之兵力可減半。江南若下，俶敢不歸乎？」既而皆如所處。

武陵、辰陽、澧陽、清湘、邵陽五州各有蠻徭嘯聚^(三)，依山阻江，迨十餘萬。在馬希範、周行逢時，數出寇邊，以至圍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歲歲不寧。太祖既下荆湖，思得通蠻慣^(四)、習險扼而勇智可任者，以鎮撫之。有辰州徭人秦再雄者，長七尺，武健多謀，在周行逢時，屢以戰鬪立功，蠻黨服之^(五)。太祖召至闕下，察知可用，面以一路之事付之^(六)。起蠻酋，除辰州刺史，官其一子爲殿直，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吏屬，盡予一州租賦。再雄感戴

異恩〔七〕，誓死報效，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槌、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美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再召至闕，面加獎激。再雄伏地流涕，嗚咽不勝。改辰州團練使。久之〔八〕，以其門客王允成爲本州推官。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之世，無蠻陌之患〔九〕，五州延袤千里〔一〇〕，不增一兵，不費帑庾，而邊境妥安，由神機駕馭一再雄而已〔一一〕。

陳搏，字圖南，有經世之才，生唐末，厭五代之亂，入武當山，學神仙導養之術，能辟穀，或一睡三年，後隱於華山。自晉、漢已後，每聞一朝革命，則嘖感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人相語曰：「趙點檢作官家。」搏驚喜大笑，人問其故，又笑曰：「天下這迴定疊也。」太祖事周爲殿前都點檢，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自此始耳。

雷德驥判大理寺，因便殿奏事，太祖方燕服，見之，因問曰：「古者以官奴婢賜臣下，遂與本家姓，其意安在？」德驥曰：「古人制貴賤之分，使不可瀆，恐後世譜牒不明，有以奴主爲婚者。」太祖大喜曰：「卿深得古人立法意。」由是歎重久之。自後，每德驥奏事，雖在燕處，必御袍帶以見。

周世宗壽春之役，太祖爲將，太宗亦在軍中，是時壽春久不下，世宗決淮水灌其城。一日，藝祖、太宗及節度使武行德共乘小艇〔三〕，游於城下，艇中惟有一卒司鑪，世謂之茶酒

司，一矢而斃，太祖、太宗安座以至廻舟〔二二〕，矢石終不能及。

錢俶入朝，太祖眷禮甚厚，然自宰相以下，皆有章疏，乞留俶而取其地。太祖不從。及賜還本國，復宴錢於便殿，屢勸以巨觥，陛辭之日，感泣再三〔二四〕。太祖命於殿內取一黃複，封識甚密，以賜俶，且戒以途中密觀。暨歸途啟之，凡數十軸，皆羣臣所上章疏，俶自是益感懼，江南平，遂乞納土〔二五〕。

太祖嘗與趙中令普議事有所不合，太祖曰：「安得宰相如桑維翰者與之謀乎？」普對曰：「使維翰在，陛下亦不用，蓋維翰愛錢。」太祖曰：「苟用其長，亦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二六〕。」

李重進之叛也，有二子方爲宿衛。太祖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反耶？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戰汗，太祖趣遣之。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人聞聖語〔二七〕，皆相顧大駭，士卒聞之，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與家屬赴火死，揚州平〔二八〕。

太祖、太宗下諸國，其僞命臣僚忠於所事者，無不面加獎激，以至棄瑕錄用，故徐鉉、潘昫、修輩皆承眷禮〔二九〕。至如衛融、張洎應答不遜，猶優假之，故雖疏遠寇讎，無不盡其忠力。太平興國中，吳王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吳王神道碑。時有與徐鉉爭名而欲中傷之者，面

奏曰：「知吳王事迹，莫若徐鉉爲詳。」太宗未悟，遂詔鉉撰碑，鉉遽請對而泣曰：「臣舊侍李煜^{〔三〕}，陛下容臣存故主之義，乃敢奉詔。」太宗始悟讓者之意，許之。故鉉之爲碑，但推言歷數有盡，天命有歸而已。其警句云：「東隣遭禍，南箕扇疑^{〔三〕}。投杼致慈親之惑，乞火無里婦之談。始勞固壘之師^{〔三〕}，終後塗山之會^{〔三〕}。」又有偃王仁義之比，太宗覽讀稱嘆。異日復得鉉所撰吳王挽詞三首，尤加歎賞，每對宰臣，稱鉉之忠義。吳王挽詞，今記者二首，曰：「倏忽千齡盡，冥茫萬事空。青松洛陽陌，荒草建康宮^{〔四〕}。道德遺文在，興衰自古同。受恩無補報，反袂泣途窮。」又曰^{〔五〕}：「土德承餘烈，江南廣舊恩。一朝人事變，千古信書存。哀挽周原道，銘旌鄭國門。此生雖未死，寂寞已消魂。」李王葬北邙^{〔六〕}，江南錄乃鉉與湯悅奉詔撰，故有隣國信書之句。東隣謂錢俶也。

太祖幸西都，肆赦。張文定公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座，令面陳其事。文定以手畫地，條陳十策：一下井汾，二富民，三封建，四敦孝，五舉賢，六大學，七籍田，八選良吏，九懲姦，十恤刑^{〔七〕}。內四說稱旨，文定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京，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八〕}，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日^{〔九〕}，汝可收之，使輔汝爲相也。」至太宗初卽位，放進士榜，決欲置於高等，而有司偶失掄選，實第三甲之末^{〔一〇〕}，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榜盡與京官通判。文定釋褐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

年，累擢遂爲相〔三〕。

陶穀，自五代至國初，文翰爲一時之冠。然其爲人，傾險狠媚，自漢初始得用，卽致李崧赤族之禍，由是縉紳莫不畏而忌之。太祖雖不喜，然藉其詞章足用〔三〕，故尚實於翰苑。穀自以久次舊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後，爲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聞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黨與，因事薦引〔三〕，以爲久在詞禁，宣力實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壁，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益薄其怨望，遂決意不用矣。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爲意，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三〕，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聖訓丁寧也。真宗常語宰臣，以河東之役，兵力十倍，當一舉克捷，良由上黨發願之時，左右有聞之者，賊聞此語，知神兵有戢〔三〕，故堅守不下，至煩再舉也〔三〕。

曹翰以罪謫爲汝州副使〔三〕，凡數年。一日，有內侍使京西，朝辭日，太宗密諭之曰：「卿至汝州〔三〕，當一訪曹翰，觀其良苦〔三〕，然慎勿泄我意也。」內侍如旨，往見翰，因弔其遷

謫之久〔四〇〕。翰泣曰：「罪犯深重，感聖恩不殺，死無以報，敢懇苦耶？但以口衆食多〔四一〕，貧不能度日，幸內侍哀憐〔四二〕，欲以故衣質十千以繼飢粥〔四三〕，可乎？」內侍曰：「太尉有所須，敢不應命，何煩質也。」翰固不可，於是封裹一複以授〔四四〕，內侍收複〔四五〕，以十千答之。暨回奏翰語及言質衣事，太宗命取其複〔四六〕，開視之〔四七〕，乃一大幅畫幃，題曰「下江南圖。」太宗惻然念其功，卽日有旨召赴闕〔四八〕，稍復金吾將軍，蓋江南之役〔四九〕，翰爲先鋒也〔五〇〕。

孫何榜，太宗皇帝自出試題，卽言日出賦〔五一〕，顧謂侍臣曰：「比來舉子浮薄，不求義理，務以敏捷相尚〔五二〕，今此題淵奧，故使研窮意義，庶澆薄之風可漸革也。」語未已，錢易進卷子，太宗大怒叱出之，自是科場不開者十年〔五三〕。

太宗以元良未立，雖意在真宗，尚欲遍知諸子，遂命陳搏歷抵王宮，以相諸王。搏回奏曰：「壽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壽邸，見二人坐於門，問其姓氏，則曰張旻、楊崇勳，皆王左右之使令者。然臣觀二人，他日皆至將相，卽其主可知矣。」太宗大喜，是時真宗爲壽王。異日，張旻侍中，楊崇勳使相，皆如搏之相也。

真宗天縱睿明，博綜文學，尤重儒術，凡侍從之臣每因賜對，未始不從容顧問。真宗善談論〔五四〕，雖造次應答，皆典雅有倫。當時儒學之士，擢爲侍從，則有終身不爲外官者。杜鎬以博學，尤承眷禮，晚年苦肺疾，累乞閑地，真宗不允，至數年加劇，又於便坐懇述。真宗曰：

「卿自擇一人學術可以代卿者。」鎬於是薦戚綸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請而卒。

真宗聖性好學，尤愛文士，卽位之初，王禹偁爲知制誥，坐事謫守黃州〔五〕，謝上表有「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身後。」之語。真宗覽表，驚其詞之悲，方欲內徙，會黃州境有二虎鬪而食其一，占者以爲咎在守土之臣。遽有旨移守蘄州，以避其變，勅下而禹偁死矣。

澶淵之役，王超、傅潛兵力弗支〔六〕，遂至中外之議不一，至有以北戎狃開運之勝聞於上者。惟寇萊公準首乞親征，李沆、宋湜贊之，然而羣下終以未必勝爲言。時陳堯叟請幸蜀，王欽若乞幸江南。真宗一夕召萊公語曰〔七〕：「有人勸朕幸江南與西川者，卿以爲如何？」萊公答曰：「不知何人發此二謀〔八〕？」真宗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萊公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真宗默然而悟，遂決澶淵之行。

真宗次澶淵〔九〕，一日，語萊公曰：「今虜騎未退，而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何人可爲朕守魏？」萊公曰：「當此之際，無方略可展〔一〇〕。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參知政事王欽若，福祿未艾，宜可爲守。」於是卽時進札請勅〔一一〕。退召王公於行府〔一二〕，諭以上意，授勅俾行。王公茫然自失，未及有言，萊公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一三〕。參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宜卽途，身乃安也。」遽酌大

白飲之，命曰「上馬盃」。王公驚懼，不敢辭，飲訖拜別。萊公答拜〔六五〕，且曰：「參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王公馳騎入天雄〔六六〕，方戎虜滿野，無以爲計，但屯塞四門，終日危坐。越七日〔六七〕，虜騎退，召爲中書門下平章事〔六八〕，集賢殿大學士，如萊公之言也。或云：王公數進疑辭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之，以成勝敵之勳耳〔六九〕。

虜犯澶淵，傅潛堅壁不戰，河北之郡城守者〔七〇〕，多爲蕃兵所陷，或守城，或棄城出奔。當是時，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乃世所謂「梁門、遂城」者也。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以至賊退出界，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屛敗。故時人目二軍爲「銅梁門、鐵遂城」，蓋由二將善守也〔七一〕。

景德末年，天書降左承天門鴟尾上，既而又降於朱能家，於是改元祥符，作玉清昭應宮〔七二〕，建寶符閣，盡哀天書，置閣中。雖上意篤信，而臣下或以爲非，若孫奭、張詠，尤極詆訾。未幾，朱能謀叛，天下愈知其詐。至真宗上仙，王文正公曾當國，建議以「天書本爲先帝而降〔七三〕，不當留在人間」。於是盡以葬於永定陵，無一字留者，文正之識慮微密皆如此。

校勘記

〔一〕止在契丹「止」，稗海本、四庫全書本、筆記小說大觀本（以下簡稱小說）及宋朝事實類苑（以下

簡稱類苑卷一引均作「正」。

〔三〕太宗卽位卽一舉平晉也。原脫「一」字，據類苑卷一補。

〔三〕蠻徭嘯聚。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蠻獠保聚」。

〔四〕通蠻慣。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作「通蠻情」。

〔五〕蠻黨服之。「服」，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伏」。

〔六〕面以一路之事付之。「面」，類苑卷五六引同，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作「因」。

〔七〕感戴異恩。「感戴」，稗海本、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作「感慨」，四庫全書本作「感激」。

〔八〕久之。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又」。

〔九〕蠻陌之患。「蠻陌」，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及類苑卷五六引均作「蠻貊」。

〔一〇〕延袤千里。稗海本、四庫全書本作「連袤千里」，小說本作「連袤數千里」，類苑卷五六引作「連袤類千里」，「類」爲「數」之誤。

〔一一〕由神機駕馭一再雄而已。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類苑卷五六引「馭」下有「用」字。

〔一二〕藝祖太宗及節度使武行德共乘小艇。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無「使」字。

〔一三〕太祖太宗安座以至迴舟。「座」，稗海本、四庫全書本作「坐」。

〔一四〕感泣再三。稗海本「感」上有「俶」字。

〔一五〕此條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在卷一〇。

〔二六〕此條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在卷一〇。

〔二七〕人聞聖語「人」，稗海本作「又」。

〔二八〕此條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在卷九。

〔二九〕故徐鉉潘育修輩皆承眷禮「潘育修」，宋史卷二八作「潘慎修」，「育」爲慎之古字。「眷」，原本作「脊」，稗海本、小說本作「脊」，四庫全書本作「眷」，均爲「育」之誤，今據類苑卷三六改。

〔三〇〕臣舊侍李煜「侍」，稗海本、四庫全書本、類苑卷三六引作「事」。

〔三一〕東隣遭禍南箕扇疑 徐鉉徐公文集卷二九大宋千牛衛上將軍追封吳王隴西公墓誌銘作「西鄰起釁，南箕遭禍」。

〔三二〕始勞固壘之師「固」，徐公文集卷二九、類苑卷三六引作「因」。

〔三三〕終後塗山之會「後」，原作「復」，據徐公文集卷二九、類苑卷三六引改。

〔三四〕荒草建康宮「荒草」，類苑卷三六引同，四庫全書本、小說本作「芳草」。

〔三五〕又曰 稗海本、四庫全書本、小說本及類苑卷三六均無，又曰「二字」。

〔三六〕李王葬北邙「李王」，類苑卷三六引同，稗海本、四庫全書本作「李主」。

〔三七〕「一下井泔」至「十恤刑」三十二字，各本俱無，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一、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卷一所引有之，長編卷一八引東軒錄亦有此內容，惟「大」作「太」、「恤」作「謹」

爲小異，知朱、李所見宋本有此內容，今據朱熹所引補。